

44 萍踪简讯 121 期 目 录

(一) 回忆——小时候的

事	页
(1) 小时候	丘第
荣 01	
(2) 记忆犹新的往事	李汉
浩 03	
(3) 灰色的童年	梁国
培 05	
(4) 我童年的遭遇	齐璧
琴 07	
(5) 儿时老歌	金蕴
华 08	
(6) 父亲记事	郑世
德 09	
(7) 张素初的一件趣事	梁国
培 12	

	(8) 沈同葆简历-----	
沈 诤	13	
	(9) 迟到的稿件-----	祁延
爽	14	
	(10) 南开校歌与圣诞树-----	56 级冯地
清	16	
	(二) 动态--级友和级友亲属	
	(1) 2012 年 4 月-8 月动态-----	编辑小
组	21	
	(2) 山西级友近况-----	通讯联络员齐璧
琴	26	
	(3) 在渝同学情况-----	通讯联络员黄拯
民	26	
	(4) 北京级友情况-----	通讯联络员
潘 非	28	
	(5) 广西级友亲属近况-----	通讯联络员丘第
荣	33	
	(6) 轻松愉快的养老院生活-----	
潘 非	33	
	(三) 书信往来与诗作	
	(1) 萍踪回音-----	茅以
华	38	

(2) 有关郝秀真病况的信件往来-----编辑小组 40

(3) 陈俊康女儿给曹仲华的信-----
陈 惟 46

(4) 贺江春院士耄龄华诞（七律三首）-----余永
年 47

(四) 公告、通知、启事

(1) 抵制日货从我做起-----央视白岩
松 49

(2) 出版 44 影集续集的通知-----编辑小组 50

(3) 征稿启事-----编辑小组 52

(4) 萍踪捐款清单与帐务-----财务总监周月
华 53

(5) 更正并致歉-----编辑小组 57

(6) 南开 44 网址一览表-----编辑小组 57

(五) 讣告与悼念

(1) 讣告-----编辑小组 61

(2) 忆程书绅	丘第
荣	62
(3) 追思老杜	刘鹤
守	64
(六) 编后记	编
者	66

[\[返回主页\]](#)

44 萍踪简讯 121 期

(一) 回忆—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

丘第荣

小时候，小学分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和高级小学（简称高小）两阶段，初小四年制，高小两年制，初小进高小是要经过入学考试的。

我脑筋开化比较迟，初一留级，初二还留级。初二时，有一次考试的结果被老师拿来当场示众：要发考卷了，老师说：“丘第荣实在太差，题目问纸是谁发明的？他竟然回答说纸是皇帝发明的！”话音刚落，就引起哄堂大笑。我却呆若木鸡，竟也不觉得难过。是不是有点像阿Q上法场时游街那样子？我最怕默书，每默十次总要给留堂七次，（留堂就是放学了，还得留在教室里温课）错三个字留堂十分钟，错六个字留二十分钟，九个字以上留半小时。我被留十分钟算是不错了，留半小时也不稀奇。说也奇怪，念初三时，似乎脑筋忽然开化了似的，念得很顺畅，念完初四就考进高小，高小没念完，就提前半年考进初中。

在小学，许多同学爱看课外书，什么火烧红莲寺啦，封神榜啦，薛仁贵征东啦等等，并且大家谈得津津有味。我很少看课外书，只看中华书局每周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但有一个连载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说是有一群孩子，他们是华儿、日儿、英儿、法儿、德儿和美儿等，华儿总是被其他孩子欺负和侮辱。故事就这样一周一周的写下去，大概连载了十多篇，忽然停止了，但出了个通告，说是受到日、英、法、德、美领事馆的抗议，不许再这样登下去。我难过了好久。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小朋友伟人”，里面讲了克鲁泡特金、高尔基、富兰克林、和爱迪生。最使我痴迷的是爱迪生了。因此常常作些东西玩，比如用纸叠个风车，风一吹就转，好玩！做个竹蜻蜓，一转就

飞起来，好玩！抽陀螺也好玩。上“自然”课，学到光合作用，我注意他到鱼缸中的水草在阳光下会放出一个一个小气泡，我就用一只小玻璃瓶装满水后，倒压在水草上收集气泡，我可以耐心等上三几个小时，待一瓶气满后，拿出来盖住，把一根只有一点火星的火柴放进去，“噗”！一声，火柴燃起明火了，兴奋极了！不停地一次次地这样实验。总之，我总是爱动手做各种东西玩。有一次，记不得从哪里弄到一只小“蛋”，大小和一个橄榄差不多，人家告诉我这是乌龟蛋，于是我就想让它孵出只小乌龟。我用棉花包起来，认为这样就暖和了，又想到乌龟是在水里生活的，所以又把这包了棉花的”蛋”放进水中泡着。（如此稚气的童心实在天真可爱！）就天天等着小乌龟出来，不知等了多少天，小乌龟始终没有出来，等得不耐烦，我把“蛋”打开，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小乌龟，天！臭了，是一只臭蛋！实验以失败告终！

到老年了，大嫂还记得，笑我小时候不爱看书，就爱做东西玩。

2012. 5. 于南宁

[\(回目录\)](#)

记忆犹新的往事

李汉浩

人老了，昨天的事甚至刚才的事，一转眼就忘得精光，可是小时候，哪怕是几岁大的事，却记忆犹新。

(1) 苦难中的美好记忆：1931年逃难入关，到处流浪，五年读了五个

小学就毕业，其中启蒙的南京莲花桥小学，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上学期，是就读时间最长、记忆最深的小学校：女班主任沈老师，30多岁白白净净、单身、曾患天花、面部留有疤痕，但在我的心目中，沈老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是她，把我从一年级、不会讲南京话、内向、胆怯、逃难来的、外地小朋友，引导教育培养成：三年级上学期的级长、期末考试全部100分的学生，从而打下我以后两年半，转4所学校跳两次级，能够跟上班的基础。由于我对她崇敬有加、她对我怀有好感，经常听到她说我是：“一天笑到晚！”。

1934年春，我9岁（三年级上学期），沈老师排短剧“你、我、她”，让我演那个挨骂的老学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眼戴黑框眼镜、鼻子底下夹着两撇翘着的黑胡子，在课堂里教学生读“你、我、她”三个字，举例解释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老师、她（指一女同学）是你的同学”。一学生回家复习功课，对着父母依样画葫芦解说三个字，被父亲臭骂一顿，然后教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爸爸、她是你的妈妈”。第二天学生回到学校，又把爸爸的解

说，对老学究说了一通，气的老学究吹胡子瞪眼，台下同学笑得前仰后合。

（2）刻骨铭心的记忆：往前推算 3 年——1931 年我 6 岁，是我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的一年。迄今仍然牢牢的记得：

“九一八”晚上十时左右，被家人叫醒，睡眼朦胧站在院子里，耳听炮声隆隆、眼见炮弹划过天空；全家连夜逃难到沈阳城里，可是第二天早晨，身穿黄色大衣、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已经站岗在大门口。

几天后，父亲身穿蓝布长衫，手拿算盘，化妆成商人，在他的学生帮助下，全家挤进人山人海的火车站，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匆匆忙忙逃难到北平。在北平半年，我家租住在北平中山公园正门、长安街对面的“石缸胡同”（1949 年以后扩建天安门广场，第一批被拆除的小胡同。北京市地图早已没有这个名称，我却刻骨铭心的牢牢记得这个胡同）。在这个胡同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和小四岁的妹妹，同患急性脑膜炎，无钱医治，相差 7 天先后去世。

（3）奇异的幼儿记忆力：再往前推算 3 年，1928 年，母亲抱着 1 岁的

弟弟，牵着 3 岁的我，从吉林市去延吉市。当时两地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只能绕道坐火车到安市，过鸭绿江出国，再坐火车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市，转火车到朝鲜东北角的清津市、过图们江回国到达延吉市。对于那次旅行，我一直记

得：1) 朝鲜的客车车厢，和现在台湾阿里山小火车大小一样、朝鲜人抽旱烟特别厉害，车厢里烟雾腾腾，不仅呛人，还使得车厢内灯光昏暗朦朦胧胧；2) 半夜在元山车站下车，步行跨过调车场多组道岔，到另外一个站台转车，一路上看到道岔上红、绿、黄、蓝、紫、各色色灯信号，闪闪发光好看极了！直到现在闭上眼睛，两种景象依然清晰的呈现在眼前。真奇怪，才3岁那么一丁点小的时候，脑海里留下的印象，竟然这么深刻，记忆一辈子！

[\(回目录\)](#)

灰色的童年

梁国培

(1925-1937)

记得在上小学时，买到一本《趣味中国地图集》。该书把中国大陆画成一片大桑叶。（如今已变成大公鸡了）。把各省市都画成象形的动植物或人物。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可我还仍然记得：江苏省（我的老家）被画成一位右腿蹲着，左腿跨出，上身斜着，面向黄海，同时右手执剑鞘，左手拔剑出鞘的侠客。安徽省（我的出生地）则被画成一个憨态可鞠的哈巴狗，它蹲坐在“侠客”的左腋下。真是又有趣，又好记。至于其它省市对于幼年的我没关系，也早就淡忘了。我觉得这

种用象形图来帮助中小学生学习地理的办法很好，可惜，现在很少人从事这样科普工作了。

现在该说到我的出生地芜湖了。芜湖地处安徽省的东南部，青弋江同长江的汇合处。是长江沿岸重要米市之一，1876年辟为通商口岸之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芜湖较早受上海、江苏等地影响，有传教士和教堂，还有教会学校。是个比较开化的县城，可是城市的街道房屋都是灰色的，整个基调仍然是灰色的。我就在这个灰色的小城市里度过了灰色的童年。

从长江边上有一条由长条麻黄石铺成的十里长街，它是沿着青弋江（俗称二江）的北岸修建而成的，从长江边直达县城，是当时最主要的道路，周边是繁华的商业区。县城里有一座城隍庙，里面还塑有十八层地狱，阴森森的，可不远处却有一座教会小学，叫广益小学，里面还设有教堂传教，每到周日钟声号召教徒们来做礼拜，真令人有异曲同工之感。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农历3月30日，在长街后面与其相同走向的二街上一家民宅里，一个商人家庭里，我来到了人世间。随后不久，这家就搬到中长街的状元坊口一家银楼的后宅居住，在这里，我一直长大到12岁。随着抗日战争的烽火，逃离芜湖。

我的童年，和这座城市的基调一样是灰色的，父亲是银楼的店主，忙于做生意，我没有父爱；母亲是老板娘，整日沉

溺于烟榻上，我没有母爱。整个童年是在我的二姐照顾下成长的。到了6岁，就送去上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念起，再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直读到“古文观止”。一早起床和表姐妹们一起到大伙房里盛一碗热粥，弄点咸菜，有时在粥里加点猪油和盐，就是早点了，如果有两根油条，那可算美餐了。吃完之后背着书包上学堂，先拜孔夫子，再拜先生，整天是背书，背不下来挨手板。于是，就编上几句顺口溜，当作消遣。如“人之初，鼻涕拖，拖板凳，打屁股”，又如“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魏，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粮”。我的姓是在“项祝董梁”这一句里，记得最熟，

9岁那年，我转进私立广益小学。这是个教会学堂，在芜湖是洋气的，在这个学校里，我学了数学、自然，还在小学五年级学英文，逐渐接触了新事物，有时星期天还好奇地钻进学校里的教堂，看信徒们作弥撒。同学也多了，有时一块去赭山玩，赭山有石英，亮晶晶的，我也捡了不少带回家来。那时，我还看课外书，冰心的《寄小读者》、《寂寞》都是那时候看的。当然，也看古典小说如《水浒》、《封神榜》，对于《三国》和《红楼梦》是不感兴趣的。

记得1931年，芜湖街上出现了东北逃来的难民，还记得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上六年级，蒋介石回南京时，学校里还放鞭炮以示庆祝。这就是我童年时期的两件政治大事了。

那时候，我们家还很封建、很迷信。过年时，要祭灶、要祭祖，把祖宗的画像挂起来，其实我的祖宗都是农民，可画像上却是冠带整齐，严然是簪礼世家。小时候哪懂这些，只是跟着大人磕头，三叩首，行礼如仪。过年前，各进房屋都要洒扫尘除，座椅、条桌上都换上绣花的红缎围布，就像戏台上一样。大年除夕要守岁，12点才能吃年夜饭，我们哪有这精神头，睡着了给叫起来，给长辈们磕完头，拿了压岁钱，再去吃年夜饭。大年初一到初五，由大人们领着在亲戚朋友家拜年，又收到一些红包，很高兴。正月十五以前商店打烊不做生意，店里的伙计们有的回乡，留在店里的就聚赌、豪饮。这时候不分大小，我父亲必然要做几次庄，让伙计们下注，有时聚上三四十人，直到我父亲拿出来的一簸箩筐大洋输光才各奔东西，吃喝玩乐去了。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吃、有玩，是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刻，也是我最能看到父亲的时候。

平时，我母亲也带我到庙里烧香、敬佛。我有病了则带我去求菩萨，要点香灰，或者由和尚念一篇符咒，烧一张黄纸，再把纸灰（或香灰）带到家中冲水喝下。本来就没什么大病，过几天就好了，母亲就认为神仙显灵了，又要去烧香还愿。如果好不了，才去看中医，我们店里、家里人口众多，于是请一位中医包看大家的病。三节结帐。倒也方便。父母亲有病则把他请到家里来诊治。我们店斜对面就是一家大药铺，抓药也是三节结帐。有一年，这个药铺从东北买来一只梅花鹿，弄在店

门口作活广告，说明他的药货真价实，宰鹿的那一天还请了乐队，披红戴花地拉去杀了。

芜湖那时候，似乎还没有电影，只有中长街上的一家银行，有时在街上放些幻灯片，我们就簇拥而去，看得兴趣盎然，后来，才有一家电影院只放无声电影。

上述这些，就是我灰色童年里的大概情况。没有太多的欢乐，也没有太多的悲伤。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才被迫离开这个灰色的县域，走向多彩的世界。

[\(回目录\)](#)

我童年的遭遇

齐壁琴

我是 1925 年出生，1931 年我才 6 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沈阳市，准备回本溪湖看舅舅。在沈阳住了没几天，有一天晚上，突然听到外面有枪响声。清早妈妈带我到胡同口和街上看看，结果一出胡同口就看到许多武装的日本兵，荷枪实弹，口中骂着：“八嘎呀路，八嘎呀路……”。母亲知道是日寇占领了沈阳，就和父亲收拾点东西，带着我赶紧逃往火车站，想坐火车回北京，但火车站没有客车，只有闷罐的货车，我们坐上后，日本兵一直在骂我们：“八嘎呀路，八

嘎呀路……”。不久，闷罐车往北京开，过了山海关，我们才放心——出了东北的关口了，后来回到北京。

这次枪炮响声，后来才知道是九一八事件，日寇占领我国的东三

省。这就是我童年时代遭遇的最早的一次恐怖战争，给我的印象很深。

以后，又发生了抗日战争，（我）是很理解的。

[\(回目录\)](#)

儿时老歌

金蕴华

这首歌是儿时母亲教的，记不全了，如有同学知道，请修改补全转告

我，多谢！

黄河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常胜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边，

独立凭岸心思旷然。

长城外古道边，

黄沙碧草无人烟。
厮得十万马，长驱西北边。
饮酒无量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能战胜，终不还。
君作绕锤，观我凯旋！

2012/08/03

[\(回目录\)](#)

父親記事

郑世德

父親 鄭葆成 字 繼平，生於 1895 年 11 月屬羊，祖居福州 南公園館后街，1983 年 5 月在上海家中去世，享年 89 歲。

我的祖父 仲良公 在福州行醫，是中西結合的名醫，有子女十人，我父親排四，在家讀私塾，16 歲來上海，進預備班，1915 年考入上海南洋工程專科學校電機科，（上海 交通大學），1919 年（民國八年）畢業，公費到美國 WORCHESTER 工程學院，得電機工程師學位，1922 年到德國西門子公司工作，1924 年回上海。

從我記事写起：

1. 父親很愛運動，是交大籃球隊員，1919 年打敗过上海聖約翰大學，成爲上海大學的籃球冠軍，家中有一張交大籃球隊合影，文革中被毀，父親的運動員英姿印像，一直在我心中。我因此也喜歡鍛煉身體。

2. 我上小學時，父親在上海公用局管電，爲保護中國的電業不被外國電力公司侵犯，反對洋人越界筑路，和中國的民營電力公司一起，保卫中国人的利益。那时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都想扩大范围，越界筑路，中国的主权被侵犯。我父亲就和他们斗争，那时我就希望：中国快快强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3. 1934 年父亲到上海铁路局任电气工程司，管理上海、南京和杭州的铁路电气，他有一节工作车厢，有事就挂在列车后，我有几次也跟了上去玩，原来是一个办公的车，有客厅、厨房。那两年是父亲最开心的时期，我们一家，爸爸妈妈、我的妹妹和两个弟弟，相亲相爱，那时我感到非常幸福。

4. 1936 年父亲的上司铁路局长黄柏樵，介绍父亲去资源委员会，要父亲参加在湖南的钢铁厂建设，他带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去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熟悉有关业务，从此父亲和钢铁界发生了关系。看着父亲坐上德国 BREMEN 公司大邮轮，离开了我们，不胜依依。那时只有靠邮件通信息，爸爸常说：家书抵万金啊！

5. 父亲不在家，我上初中一，1937年8.13的炮火打起来，我们在法租界，尚能苟安。妹妹受到炮声惊吓又生病了。我恨死了小日本，由于德国希特勒和日本是一夥的，他们终止了合约，父亲在1939年欧战爆发前回到上海，那时妹妹的病已很重，在父亲回来一个多月后，妹妹不幸13岁时去世。全家陷入了悲哀！

6. 1940年初，父亲在上海没有多久就经香港、越南去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上班，职称“简任技正”，开始筹备资渝钢铁厂，任厂长。父亲把当年一起去德国的几位工程师请来，在物资极度缺乏下，1942年在重庆嘉陵江边的甘家碑，建立起一个炼钢、轧钢基地，员工一千余，为重庆提供了急需的钢材。1942年前重庆在日寇的轰炸下，父亲的住屋两次被炸，他都无所畏惧，1942年我们从上海冒险到重庆，我们一家又团聚了。1945年父亲50大寿，那时日本投降。我是大学生了，前途十分乐观。但胜利以后的内战，又把中国拖进苦难。我们一家很少团聚了。

7. 1946年父亲看到国内的情况不好，国民党腐败，在他的好友介绍下，到上海闸北水电公司工作，为公司在抗日战争时损坏的发电机组修复，他前往捷克交涉，监督修好带回。1949年上海被解放了，我还在欧州，1952年我回到上海，和爸妈团聚了。

1953年父亲不愿当公司的资方代表，申请参加国家机关工作。在文革中被隔离，父亲没有参加过组织，认为君子无党，一生当个技术人员。所以在运动中比较平安，1978年以高级工程师光荣退休。

8. 父亲的一生是中国普通技术人员的一生，对亲戚、朋友很热心帮助，年老时特别喜欢太极拳，拜过杨派老师，爱写字看碑帖，年轻时的私塾教育，使他有深厚的古文修养。父亲去过欧美等国，所以眼界开阔，兴趣多样。在我的长辈中是很受爱戴的。

望我的父亲在九天之上，和天父同在。啊门！儿世德敬记。

2012年

上海

([回目录](#))

张素初的一件趣事

梁国培

1944年，我们纷纷考大学，进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人不少。中大的级友在1945年春天还邀请交大的级友去柏溪聚会。“小径红稀，芳草绿遍”的佳句众口传颂。级友之间的男女界限从此消失。

张素初的外号也从女生那边传出来了，叫“猫儿”，可我们还是尊称她为“张三小姐”。同时也和她交往了。

1945年，二年级学生进住沙坪坝，44级友来往增多，想聚会又没有钱，大家在苦想中，张三小姐突然开了金口，“我可以弄一台电影来沙坪坝放映！”这真是石破天惊！那时候重庆市里正在热映一部美国大片。沙坪坝很多学生宁愿跑几十里路去一睹为快。如果能把这部电影弄到沙坪坝来放映，肯定能卖票赚不少钱。我们问她那来的门路？她拍着胸脯说：“我找老爸（张治中）的副官，让他们去找电影部门，插个空挡跑片子，再找个放映队来放一下，不就得了吗？”大家一听有道理。值得干！

于是，兵分两路，张素初去落实片源，放映队和时间。而我们去联系场地，印电影票，画广告，卖票等等。一切事情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票很快就买空哪，摸着鼓鼓的钱包，大家就喜气洋洋地等着那一天了。

放映的那天晚上到了。观众爆满，人声鼎沸。可放映队就是不来，张三小姐急得到处打电话，我们围着她团团转，毫无办法！时间很快地过去了，离开放映时间近一个小时了，观众“退票！退票！”声越来越大。我们问张素初怎么办？张三小姐泪满眼眶，低头无语，我们只好退票。观众散场，场租费也交了。大家坐在空空地场地里，摸着空空地钱袋，累得谁也说不出话来。只见张素初泪洒江河。女生们围着她劝

慰了半天，拥着她回宿舍；男生们也作鸟兽散。一场没有放映的电影就此收场。

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美国波士顿曾和张三小姐重聚，言谈甚欢。

我原想旧事重提，再一想别“哪壶不开提那壶！”又咽回肚里。如今 30 年过去了。”萍踪“要谈趣事，我乃写上这一段，以作怀念素初的小文。

[\(回目录\)](#)

沈同葆簡歷

沈 诤

我 1921 年出生， 1934 年 13 歲時父母雙亡，留下我和 9 歲及 7 歲的兩個弟弟。我被堂伯父沈鈞儒收養，在他身邊 14 年。因为我父母的房產都被父親的亲哥哥拿走，我和两个弟弟被赶出門。解放後這房子成為沈鈞儒紀念館。

我在南開中學由初二读到高二，因為我不願參加三青團，被逼轉學國立藥專，參加民盟，改名沈诤。那時我為中共需要，通过我的亲戚，弄到國民黨的（軍事戰略地形圖）共 200 多張，由我的堂伯父沈均儒交給中共。中共對我堂伯父，表示非常感謝。

我在 1946 年勝利後回南京，因參加學生運動被特務注意，雖然參加了畢業攷試，拿到藥師執照，但在畢業名單中被除名。1946 年我為民盟保管盟員名單和文件（辛志超交給我）一直到解放。1947 年為民盟主持一個“家”（聯絡站），用我的工資維持，等於交盟費。1948 年我在史良家由他介紹正式加入民盟。

解放後我在上海衛生局工作，軍代表要我參加共青團，很久後民盟要重新登記，團組織不同意我去登記。文革中我日夜要照顧重病的老伴，他 2007 年去世，我就請民盟中央的王健、閻明復、閻明光、時宜新（民盟組織委員）等為我證明：我在解放前參加民盟，並為共產黨做過的地下工作。我希望能夠有離休待遇。

[\(回目錄\)](#)

遲到的稿件

——延爽漢民裸婚記

林漢民：這是一篇遲到的稿件。

2012 年新年伊始，我們正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醞釀着我們的“裸婚記”、回忆着我們溫馨的一生……，不料延爽的

一场重病，使我们心急如焚，经过两个月的住院治疗，病情总算稳定了，但脑神经受损，往事记忆均已消失，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为此专请了一位护工 24 小时照顾。目前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能在室外适当活动活动，精神也较好，喜欢看电视，特别是文体节目、喜剧小品之类。

祁延爽：（重病前）回首往事，弹指一挥间，不觉我们均已老矣！我们 相识于 1950 年，那时汉民还在读书，我在 511 厂工作，1952 年初奉命调至沈阳 111 厂，但一年多以后又令我到北京三机部招待所，名为等待再分配，实为“审查历史”，工资每月照发。1953 年底在招待所遇见邓永清同志（原 511 厂政委，后为南京航空学院院长），闲谈起我在此被“审查历史”，他说：“你的历史我了解，解放前大学刚毕业，没什么复杂的，到我们南航去教书，就这么定了，过完春节就去南航报到！”。

1953 年暑假，汉民毕业分配在石家庄解放军 260 医院，1954 年春节放假一周，她到北京来看我，当时在招待所遇到几位过去南京 511 厂的同事，在他们的建议下：“你们赶快结婚吧，以后好调到一起”。就这样汉民连夜乘火车回石家庄开证明，年三十赶回北京，恰逢前门区人民政府放假，只得等到年初三（阳历 1954 年 2 月 6 日）才去办理了结婚登记。在这匆匆忙忙中一切毫无准备，当时向招待所临时换了间稍大些的房间，里面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这就是

我们的新房。被子是我用的旧被，脚一蹬就一个窟窿，让人见笑了。有人“半间草屋做新房”，我们是“两床破被做婚床”。年初四，请了几位朋友，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曲园酒家吃了顿饭，下午在王府井《紫房子》照相馆照了张相，既没有婚纱也没有礼服（见影集续集）。年初六，结婚的第三天，我去南航报到，汉民带了一书包喜糖回石家庄上班。一直到1956年汉民才调到南航医院工作，其间享受了两次探亲假。

我这一生是：与天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勤勤恳恳耕耘在教学岗位上，育有两男一女，汉民操持全部家务。感谢“邓大人”改革开放后，孩子们有机会受到了高等教育，儿女都很孝顺，此生足矣！ 2012-8-4

[\(回目录\)](#)

南开校歌与圣诞树

南开 56 级冯地清

南开校歌创制于五四运动前夕。1917年5月16日，在东京的部分南开学生举行茶话会，欢迎当时赴日本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张伯苓校长和南开学校的运动员。在会上，留日南开学生张蓬仙提出，为了增强凝聚力，巩固团体精神，应该编写一首让每一个南开人传唱的校歌。

张伯苓对张蓬仙的提议深表赞同，1918年末，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津后，即请音乐教员孙润生等人来遴选审定校歌，为“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就南开真精神”。经过一番斟酌，张伯苓最终于1919年春天审定了现在的校歌歌词。

由于当时中国现代歌曲的音乐往往借鉴西方素材，所以南开校歌的曲子也取材于西方教会音乐中这首圣诞歌曲的曲调。从此南开系列学校(天津南大、南中、重庆南中和自贡蜀光中学等)有了统一的校歌，只是重庆南开和蜀光中学的校歌歌词有少许变化。

圣诞树歌曲原文

O Christmas tree O Christmas tree

How ever green your branches!

They' re green when summer days are bright.

They' re green when winter snow is white.

O Christmas tree O Christmas tree

How ever green your branches!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Wie treu sind deine Blaetter!

Du gruenst nicht nur zur Sommerszeit

Nein auch im Winter wenn es schneit.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Wie treu sind deine Blaetter!

O Christmas tree O Christmas tree

How ever green your branches!

圣诞树歌曲译文

“噢，圣诞树，噢，圣诞树，

你的枝干永远那么绿！

当夏天明亮的时候，他们是绿的。

当冬雪皑皑的时候，他们是绿的。

噢，圣诞树，噢，圣诞树，

你的枝干永远那么绿！

这首古老的传统曲调，既悠扬动听，又蕴含激昂之情，原名为“Lauriger Horatius”，19世纪被填上新词演化成德国民歌“O Tannenbaum”，翻译成英语就是“O Christmas Tree”，在西方广泛流行，已经成为最著名的圣诞歌曲之一。

美国的马里兰、依阿华、密歇根等州就以这首“O Christmas Tree”的曲调重新填词后作为州歌。

难怪很多南开校友经常在国外听到这首曲子，并且都倍感惊讶和亲切。

天津南开校歌歌词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駸駸，月异日新，

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重庆南开中学校歌歌词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浸浸，月异日新

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

巍巍我南开精神。

自贡蜀光中学校歌歌词

沱江之滨，釜溪之津，

巍巍我蜀光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

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

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沱江之滨，釜溪之津，

巍巍我蜀光精神。

南开校歌歌词虽短，却具有无比深邃的内涵。校歌首句“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直接高唱出歌的主题：南开精神，并指出巍巍南开精神发源于九河下梢、人杰地灵的津门。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中“汲汲”是形容水流湍急的样子，“骎骎”是形容马儿奔跑的样子，“汲汲骎骎”就是迫不及待、跨越飞奔之意。“月异日新”是南开校训的下半句，是指南开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整个这一句是鼓舞南开学子们努力追求、奋发上进，也比喻南开教育事业像骏马奔腾般不断进取，前途无量。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这一句是对南开人楷模典范的标志与赞颂，给南开学子们树立起一个素质全面、为人正直、坚忍不拔、温逊谨慎的谦谦君子形象。

。 全歌豪迈昂扬又不失悦耳动听，年轻欢快又不失悠远稳重，南开校歌词曲交融，和谐一致，赞颂了“日新月异”的进取精神，提出了“智仁勇真纯美”兼备的教育方针和“文质彬彬”的人才培养模式，蕴涵着深刻的教育理念，在各校的校歌中独具魅力，近百年来传唱不衰，已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歌佳曲。

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是“南开人”而自豪。我们喜爱自己的校歌，海内外各地校友，每次集会，会前、会后都要唱校歌。歌声能引起我们一些温馨的回忆，记起那可回味的少年时代。

南开校歌寄寓了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先生和张伯苓先生对受教育者的殷切希望，它体现了南开精神。南开精神熏陶了几代南开学子，其中涵盖了周恩来、温家宝总理等许多领导人才，和周光召、朱光亚等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界的许多精英，以及大量默默无闻、敬业奉献的各类人才。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摘自：重庆南开中学冯地清（56届），根据网上资料制作。

(二) 动态一级友和级友亲属

2012 年 4 月—8 月动态

编辑小组收集

茅以华：2011 年 5 月 44 级友武汉行，时逢武汉级友聂文杞刚去世、聂夫人罗妙颐去广州散心，没有和大家见到面。2012 年 4 月，武汉 44 通讯联络员茅以华，在中医院住院调养期间，惦记此事，抽空于 4 月 8 日携夫人杨予英、儿子杨革，去武汉大学拜访罗妙颐 and 女儿聂梅。据说罗夫人年纪八旬左右，身体精神都很好，令人欣慰。

2012 年 7 月，茅以华的单位，组织他们去武汉郊区疗养院避暑疗养。不料 8 月因住房空调温度过低，他患有颈椎老年退行性病变，导致脑缺血引起头昏呕吐，经转医院检查治疗，转危为安尚无大碍。

老年人体质差，空调温度不可太低，以摄氏 26-28 度为好，室内外温差过大，易感冒生病。

凌志新：已故级友陈真魂的儿子凌志新，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退休后，于 2012 年 4 月去重庆，专程到沙坪坝南开中学参观拍照，缅怀妈妈青年时代生活、生长、学习的地方。回来后把所拍摄照片，发送给李汉浩级友，老李当即找出 1984 年，44 级友返校参加恢复校名、80 年校庆、毕业 40 周年活动的照片回赠，加以对照：以前 4 个红砖方柱的校门，已经被黑色大理石墙代替。昔日红砖结构的范孙楼、芝琴馆、受彤楼（现技术馆）早已成为钢筋水泥多层建筑物，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高言洁、顾景高：4 月 28 日，44 上海通讯联络员郑世德，邀请身体腿脚好的孙素钏级友，一同看望高言洁、顾景高级友。高兄身体、生活如常，经常有儿子去照顾。顾兄老伴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不便，长期住进上海曙光医院住院部，生活、医护无忧无虑、儿子经常前往探望，倒也逍遥自在。6 月初，郑兄又约王敏之、孙素钏同去看望高言洁、顾景高。他们三人既看望了老同学，又活动了腿脚，一举两得。

程书绅：长年食用保健品，患便秘情况严重。4 月 17 日夜晚，第一次上卫生间时间长，被邻居发现问询情况，未能排便。第二次上卫生间，邻居再次问询，发现他因排使用力过度中风，急送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不幸于 22 日不治去世。老年人必须养成排便通畅的习惯，以每日排便两次为宜，千万不要忽略便秘问题！

梁国培：去年 10 月 31 日大腿骨折，老实实在家养伤不能外出。今年 5 月开动脑筋，提出要把 44 萍踪，从第 1 集到 120 集，编辑一份总目录，供级友参考，无疑是一项好事，乐观其成！

今年 8 月初，北京通讯联络员潘非，了解级友动态，打电话给他，才知道他夫人张春霖，因患肝癌不幸去世，他去青岛十天回京。老俩口先走者有福，后者节哀保重吧！

林 捷：44 级友林家铨夫妇，唐山大地震双双罹难，当时遗下 23 岁女儿林捷、18 岁儿子林茂。她们姐弟俩得到 44 级友关心照顾、协助想方设法移居北京，感情特别深厚。2009 年北京聚会期间，姐弟俩邀请二十多位 44 级友，到全聚德请吃烤鸭（全鸭席）；今年 44 萍踪简讯筹集资金，林捷看到萍踪简讯 120 期电子版，不顾每人不得超过 1000 元的限额，抢先汇款 2000 元给财务总监周月华。令人感动、却也为难。她回复说：“对于乐捐数额你们不要太认真！”，真拿她没办法。

由其倩：与编辑小组很少联络的由其倩级友，打电话说：她家即将拆迁，信箱混乱，天津其它级友都收到 44 影集，而她没有，恐怕已经丢失，希望协助解决。说明她对 44 萍踪简讯和影集很在乎。她家拆迁的确混乱，挂号信都被退回来了，编辑小组只好改寄给喻娴乐转她，终于如愿以偿。

杨昌凤：收到 44 萍踪简讯 120 影集以后，不慎丢失了，感到十分惋惜，希望编辑小组再寄一份给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

申蕴如：在美国三藩市长期居住几十年，终于下定决心于 2012 年，回到上海愚园路 1032 弄 63 号寓所定居。回来后连续走访、会见老同学、老街坊、老朋友，如鱼得水不亦乐乎！

余永年：放弃膀胱癌二次手术，安心养病，仍然关心学术研究、提携后生。2012 年 5 月发电子邮件，悉心指导车永胜博士的论文“菌物次生代谢产物”，指出三个应予注意的问题，宝刀未老精神可嘉！。

李汉浩：5 月 13 日上午，上街选购新电脑，下午安装调试、低头操作到晚上，过于疲劳。14 日清晨上卫生间，发生瞬间脑供血不足昏倒，头部右后角，碰出一个小包，所幸没有伤及骨骼，经住院全面检查，发现颈椎老年退行性病变、脑左后主动脉 P3 段堵塞等老年疾病。目前出门锻炼，采取三项措施：适当降低快步走速度；手里拿个手仗防摔跤；脖子上挂着老年证，背后写着：姓名、年龄、联系人、电话、医保医院、诊疗卡号，供见义勇为的人参考。

黄拯民：2012 年 5 月 31 日，因心脏不适去了医院，初步断定是心肌缺血和早搏，需住院治疗。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只好听候医生的安排”。之后，查出心脏问题，基本属于高血压引起的脏器改变。医生向他提出一些建议：防止

剧烈活动，以防再度出现危险，要有戒心、知老、服老。6月上旬回家调养，6月29日老俩口启程到郫县避暑一个半月，临行前深夜，履行通讯联络员职责，电脑发送电子邮件“在渝同学情况”稿件，胜利完成任务。

曹仲华：前几年因肝囊肿住院治疗，每两个月要求返院复查一次，形成住院-回家-住院反复循环，无暇参加级友活动。去年换了主治医生，住院治疗，改为每半年返院复查一次，有了活动空间，身体状况日渐好转。今年与老李约定：每月中旬选择一天，相约喝早茶聊天。条件是：必须在保姆陪同下、打的来打的去。今年已经聚会4次，谈兴甚浓云云。

齐璧琴：44 山西省通讯联络员齐璧琴，在今年山西省云希敏、裘继光级友相继去世后，她自己视力差，不能动手写字，就口述请人代笔，积极报道只剩下她自己的动态，还投稿“我童年的遭遇”。

郝秀真：上半年因患感冒发烧，已经两进医院，6月初，去公园散步，又感染发烧成为“三进宫”、“四进宫”，连续住院近3个月。体质弱免疫力差，最好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以免交叉感染（详情请看“郝秀真病况的信件往来”）。

郑仁伟：去年连续多次因患肺炎住院治疗，今年春节后，又患肺炎住院，成了“肺炎专业户”。最近她注重身体保健，食用冬虫夏草，似有好转。福建省只有她一位级友，为了加强

与编辑小组的联络，现在加聘为福建省 44 通讯联络员，她欣然接受，以后每期萍踪简讯，将看到她报道自己动态的信息。

杨洛侯：生前热心积极参加 44 级各种活动。8 月初编者打电话到杨家，询问其家庭近况，接电话的是杨洛侯的小儿子杨立，据他说，大家都知道的是：父亲杨洛侯已在 2003 年去世。母亲董宗碧也在 2009 年不幸去世了。现在他和他的哥哥杨承建等，工作、生活都还好。谢谢大家的关怀。

蔡恒：近年已经感到走路不稳，今年 8 月初下楼取报纸不慎摔倒，所幸没有伤及骨骼，两腿走路不便难以下楼，只能在楼上活动活动。但愿慢慢恢复正常，能够下楼散步才好。

王铁生：为照顾身体不好的老伴鲍世芬，去年搬家到杭州余杭区，住进有养老护理功能的“绿城蓝庭陶”，今年 5 月老伴身体状况比较稳定，老王曾经报名参加旅游，不料 8 月老伴病情突然恶化，终因长期卧床、脏器衰竭、不治去世。先走有福，后者节哀保重！

李峻量：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游走在合肥、武汉、广州、深圳四地的他，今年 8 月突患脑梗塞，幸及时送医院抢救，尚无大碍，只是口齿稍有不清，行动略有不便，需进一步调养，暂时不能四处游走了。

徐国棣：腿疾未愈依然行动不便，8 月 9 日在女儿郑荣英陪同下，去看望了今年整整 100 岁、生病的大姐徐国栳（不幸已于 8 月 21 日去世）。回程曾在天津二姐徐国栳家小住。老

大姐 90 多岁时，还积极参加 44 级旅游活动，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敬仰。

[\(回目录\)](#)

山西级友近况

通讯联络员 齐璧琴

我们省只有 3 个级友，2 个已经去世（裘辑光，云希敏），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好，因视力不好，用放大镜也不能看清书信、报纸，行动走路也很不方便，半年多都没下楼。在家里，拄着拐杖，扶着墙和桌子还能走几步。在家里摔了几次，所幸都没有大的伤害。最近心态很不好，有悲观情绪。

[\(回目录\)](#)

在渝同学情况

通讯联络员 黄拯民

- (1) 竺礼翠：近来情况依旧，少有外出，健康情况尚好。
- (2) 陶厚芬：从通话时的情况看，她的健康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她因为白内障做了手术以后，视力有所减退，

她说，以后各期刊物就不要寄给她了。（编者按：视力不好，可以请别人读来听嘛！刊物还是要寄的。）

（3）黎功勋：情况依旧，身体较好。

（4）秦志宏：我于收到补寄的 120 期萍踪以后，曾去她在观音岩的养老院去看她，不巧，据管理人员说：她因为吃不下东西，已经很瘦了，所以他的儿子把她送进了医院，等我忙完了手头的事，于昨天去病房探视时才知道她已经于 20 日去世。医生讲，她因为患胰头癌，又由于年纪太大，已经没有动手术的条件了。

（5）今年重庆气候比较好，到了六月下旬还不太热，估计只要一个礼拜不下雨，气温马上会升高五、六度以上，所以我还会到川西去住一个季度，等到凉快了再回来。现在马上要实行阶梯电价，在重庆不开空调是不太可能的，而在川西只用电风扇吹吹就可以了。

去年我因为自己不小心，以为小感冒无所谓，结果感染肺炎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天天打吊针，因为我家住的靠近临江门重医第二人民医院，又有轻轨相通，来去比较方便，早去晚归。现在我自己感到还好，有了上次的教训，再也不敢粗心大意了。最近我又因为心脏不适住院检查，因为高血压病，使得心肌增厚，医生的诊断用语为“极高危”，后来，我向一位该院的退休老医生请教，据说，这是近来流行的避免医患纠纷的用语，不要背包袱，为了降低血压，我只好加大药量来降压，

现在自我感觉尚好。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去成都，实在没有办法找救兵来帮我发电子邮件。

2012. 06. 2

8. 22: 00

[\(回目录\)](#)

北京级友情况

通讯联络员 潘 非

级友们都已到了这把年纪，最年轻的张存浩都 84 岁了。大都有不同程度的老年病。不过大多数级友都能顺其自然的乐观地过日子。

1. 老大哥余永年：一直在和膀胱癌作斗争。他说岁数大了，不愿做手术，服药对付，但不能完全控制，仍有血尿。但余老很乐观，最近还写了诗，电邮发给编辑小组。

2. 小弟弟张存浩：有帕金森的毛病，原来只是手抖，现在发展到头也摇动起来了。现继续服药，老伴迟云霞身体尚好，可以照顾。

3. 杨昌凤：住在第一福利院。老伴于效谦说她也有帕金森病，无明显症状，但吃了治帕金森的药，她精神立刻振作，

眼睁大了，有时还笑一笑。我到“一福”也快一年。经常去看他们，前一段时间去时，昌凤经常躺在床上。现在坐起来了，精神明显好转。大于也90岁了，腿不好。他和昌凤基本上不出屋子，也不参加院里举行的各种活动。我劝他们，哪怕是坐在轮椅上，也让护工推着出去转转，晒晒太阳，实在不行也要多到凉台上晒太阳。昌凤很关心级友们，每次我去，她都打听级友们的动态，特别关心郭日静和郝秀真的情况。

4. 金蕴华：腿不好，其他方面尚可。参加四四级友视频对话。

5. 梁国培：我打电话、发E-mail都找不到他。前天突然打电话找到了他，刚从青岛回来，始知他老伴张春霖几天前猝然去世（梁没有告诉别人）。这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了！张春霖是女高音歌唱家，多次为我们表演过。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我们联络组在陈理家开会，商量联络组的人选问题，梁国培是联络组组长，张春霖当时恳切要求梁不继续当组长，强调梁国培身体不好，还说“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等等。前不久她还和儿子一起陪梁国培到“一福”登记，我们见了面，那时她还满精神的。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梁国培说她是肝癌，过去从未听他说过，我这个联络员实在官僚主义。这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梁兄！你自己身体也不好，记住，你是个“顶梁柱”，这可是春霖说的！，千万要挺住啊！你只有节哀顺变，多保重自己，才对得起春霖对你的那份深情厚意！

6. 李淑琼、戴宜生夫妇： 淑琼耳聋更厉害了，她前天给我打电话，只能听她说，电话中她还不断问这问那，但你回答的她一点都听不见。她说话底气很足，一说半天。她走路一直不行，只能在家拄棍转来转去。她说前段时间为宜生身体着急上火，心律不齐，睡眠也不好，在家便吃了些冬虫夏草和天麻等补品，经过调理，现在好多了。老戴长期为关节痛所困扰，这次在亲朋好友一片反对的声浪中，坚持去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出现了心肺不适，躺不下等症状，又住院，几经折腾，现已回家恢复休养。现在可以躺下了，有时还得吸氧，大便和消化不好。关节不痛了，拄了棍可以在屋子里行走。耳聋比淑琼好一些，两口子通过写小黑板进行交流。戴宝仍思维敏捷，病好之后定能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期待着。

7. 郭日静： 不知为何，她总不愿意和更多的人交流。人如其名，她太内向，太爱清静！电话中她抱怨近日加拿大的很多亲戚回来，她嫌太乱、心烦！她还抱怨她的单位新华社送给她的各种资料太多，每日看东西太多，现在眼睛不好了，白内障。我说光白内障问题不大，摘除换个人工晶体，手术比较简单。她多次夸她的女婿能干，什么都会干，我问他原来是干什么的？她又说不知道。她还说，你这个人真怪，自己的房空着，住到那儿去？我说这里热闹，有朋友，还说了些养老院的好处，她笑了。她女儿小静同她住在一个楼，女婿很能干，还有个保姆照顾，儿子也常来看她，好福气！受不到委屈。她还说杨昌

凤和她同年同月生，想到养老院看我们，我说太欢迎了，我真希望她能走出来！其实她的身体真没什么大毛病。

8. 陈理夫妇： 陈理身体没大问题，主要是严重记忆障碍，我打电话，通知她事情，她马上就忘。因此我有事要通知她，一般都找她老伴倪立羽。这次四四级相册，她说没有收到，我又给她一本，我让她家保姆到我养老院取的，怕她丢。倪老已90 高龄，老两口有一长期保姆照顾，外交部宿舍条件也好，很安全。

9. 李坪夫妇： 他们身体都不错，李坪虽已近 90 岁，身体硬朗，不显老，走路不用拐棍，说话也给力。前些天他还请武汉来的邓林欣，和“一福”的姐姐邓林芳和我到附近的馆子吃了一顿。

10. 王恕铭夫妇： 王恕铭得过肝炎，腿又摔断过，后来都好了。但这次我和他联系，他情绪不高，说身体不好，具体什么问题，他不愿说，我也不便多问。

11. 朱正： 老大哥前一阵子腰痛，现在好多了，有保姆。

12. 高润生夫妇： 他们都有病，我请他为萍踪 121 期写稿，他说：手写不成字了。儿媳妇住的近，便于照顾。

13. 南纪德老伴胡邦秀： 身体还可以。有一长期保姆。

14. 吴敬瑗夫妇： 他们身体尚好，用小时工，儿子住的近，能照顾。

15. 张素初老伴赵锦伦： 已 90 高龄，身体还好，有保姆照顾。

16. 周巍老伴李淑华： 她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时，由于体质过敏，一支眼做坏了，不但视力全无，而且眼流浓，去北京三院和同仁医院，都说没法治了。她为此十分痛苦！

17. 杨鸿老伴姚俊德： 他已经 90 岁，耳朵听不见，吕文钧打电话去，是他儿子接听。请小时工，身体凑合。

18, 吕文钧、任芳璧夫妇： 身体都不好。吕有糖尿病，常摔跤，上一次摔得很厉害，把桌上开水瓶碰翻，烫了胳膊，很长时间才好。现感到走路腿沉。家务活主要靠任芳璧，好在住天坛医院宿舍，可以到食堂打饭，生活很方便。吕对级友的事很关心，求他时，都热情帮助。

19. 管琰： 做过乳腺癌手术，腰也做过手术。为她长期笔耕、精心翻译的名著，无法出版而苦恼和伤心！很关心级友的情况。从和她通电话的情况看，身体还算不错。

20. 南德恒夫妇： 他们都有些病老伴是医生，一般病都能调理。南兄说自己很少外出，在家看电脑中图片取乐！

21. 郝秀真： 热情的北京片级友的好联络员。今年三月因心脏问题搭支架安装起搏器---折腾够呛，出院不久又因发烧住院。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住院了。可能因为药物关系，她耳朵也聋了，打电话一点听不见。前些天，我同武汉来的邓林欣级友，一起去西直门人民医院看她。她已经配上助听器，能听见

我们说话了。她气色不大好，说话有气无力，她女儿陪伴。起搏器感染，现摘下。有时还有点低烧。见她用管子吃流食时，仍不断恶心呕吐。她身体太弱，我们很快告辞离开。我觉得一般情况，安装起搏器不至于感染，不懂，便找当医生的吕文钧请教，他说再找小郝的女儿商谈。她应该进一步仔细检查，别耽误了！最近，小郝大女儿钮文洁发电邮给李汉浩和朱正说：经各科医生会诊确定她老妈的病不是癌变只是细菌感染，换药后已退烧，请级友们放心。

22. 熊秀文：住所不定，回了一次成都，有时住女儿家，有时朋友聚会。打她女儿宋红的电话都能找到她。

(13701216650)

23. 潘非：没要命的病，全身器官残损，都不好用了！好在住养老院省心，无后顾之忧。日子过得还算愉快。

有些级友和家属联系不上。以上情况是在吕文钧和金奎励两位热心帮助下，通过打电话发电邮综合而成，很不全面。

2012. 年 7 月

28 日

编者按：北京 44 级友人数最多，两位 44 萍踪通讯联络员郝秀真、潘非，都非常认真负责。今年以来郝秀真长期生病住院，潘非住在养老院身体也不太好，仍然热心通讯联络工作，上面这个长篇、具体、细致的报道，就是最有力的佐证。辛苦了！潘非通讯联络员，向你致敬！

[\(回目录\)](#)

广西 44 级友和级友亲属近况

通讯联络员 丘第荣

孙步相夫人蒋维敏害眼角膜炎，又有白内障，视力很差，没有上网。

[\(回目录\)](#)

轻松愉快的养老院生活

潘 非

我从去年 10 月入住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简称“一福”）至今已近一年。很多同志可能想知道养老院生活到底如何？我的体会是：自己省心、孩子放心，是单身老人养老的最佳选择。

早在 2008 年，我还住在美国洛杉矶小女儿陈平家时，我就在一家民办的老人日间服务中心呆过一段时间（加州政府给经办人拨款，每个老人每天大约 70\$）我每周去 3 次，清晨，中心派车接我到中心与老人们共进早餐，然后参加各种学习、游艺活动。午餐后再分批把老人们送回家。中心约有百余老人，多为华人。至今我和当时结识的一些老年朋友仍保持联系。那

段生活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我当时就让北京的大女儿帮我登记了一个养老院。即“一福”。

2009年初，我放弃美国绿卡回北京养老。我和保姆住在小女儿为我买的在西郊西北旺茉莉园小区有前后院的房子。我独立门户过起了日子。每天买菜、做饭、养花、种菜、看看书报、溜溜小狗……生活有滋有味！但是好景不长。岁数越来越大，又接连摔了两跤，大伤元气，做事力不从心。这时就想进养老院了、但碰到阻力；一是舆论，有些老朋友责怪大女儿：“你怎么把你妈妈送到养老院呢？”我大女儿感到委屈。再，我自己去“一福”看过以后和家里条件相比，心凉了半截，七上八下，便有意拖延入住时间。一个多月以后，经过理智思考，终于想通了，2011年11月17日我正式入住。开始，大女儿每个周末都接我回家，让我慢慢适应。现在我已经把“一福”当家了，周末一般都不想回茉莉园那个家了，嫌麻烦！

“一福”成立于八十年代初，属北京民政局管，是北京养老机构中的示范单位。位于奥运村繁华地段。院子不大，自然环境也说不上好，但干净整洁，设备齐全，院内还有二级老年病医院，老人入院后可以一直管到临终。收费中等水平：押金1万元，套间（有沙发）阳面房费月4800元，阴面3900元，双人标准间3000元（实际多为1人住），单人间带阳台的2700元，小一些的2300元。老人根据身体状况；生活完全自理的住颐养区；生活半自理的住照料区或养护区，护理费根据身体

状况收，我住的这个照料区月交护理费 750 元，护理员管打水、打饭、打洗脚水、陪看病、取药、每周一次代外出购物……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住医疗区。老年病医院门诊对外开放，住院则主要是本院老人。冬季另收取暖费，每天 9 元，1 人住双人间的交 2 份取暖费。吃饭采取订餐制，每天公布食谱，吃多、少、好、坏均自己选择。饭菜不贵，还算可口。我一个月也就吃 300 元上下。最近“一福”被北京市评为“五星级养老机构”，全院开了庆祝大会。我一时兴起，写了一首打油诗：“满院老人齐欢庆，‘一福’评级上五星。全市楷模责任重，软件还要上一层”。交到了护士站。一般情况老人写的诗护士都贴出来，而我写的这首诗，至今不见踪影。可能人家对最后一句不满意，管它呢，服务工作哪有尽善尽美的，更上一层楼，高标准总是好的嘛！

我住养老院后，摆脱了家务之累，首先感到轻松，还感到进入了一个集体，没有了居家独处时那种孤单寂寞感。“一福”社工科组织了很多兴趣小组。我住的新楼共 16 层，我住 13 层，东西两个大厅，可以做早操、开会、看电影。二层全部是各种活动室如网吧、阅览室、多功能厅。棋牌室、台球室、乒乓球室……等等。我参加了电脑班和摄影班。我是个科盲。对电脑一知半解。刚来时，发愁我没带电脑来 今后怎么和国外的几个孩子发 E-mail 呢？后来才弄清楚，任何一台电脑只要你输入自己的账号和密码，都可以收发邮件。高兴之余，我

惊叹电脑创始人乔布斯之伟大！现在我随时可以和孩子们通信，欣赏孩子和朋友们给我发来的文章、纪录片、画片等。还学会了QQ聊天、视频对话、网上看电影、查询资料等等。最方便的是当你玩不转时可以随时请教“老师”。这期间，在我的倡议下，孩子们动手编印了家庭相册《吾家》。在朋友的鼓励下，我尽管大脑萎缩，严重记忆障碍，仍克服困难，写了一篇留给孩子们的长文《吾家》。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台球，但我实在太笨！进不去球，慢慢的也兴趣索然了！现在，我每天阅读书报、流连网吧，眼睛累了，就玩玩“数独”，这对锻炼头脑，增强细心和耐心也大有好处。

在“一福”，我有一些老朋友：如杨昌凤夫妇。杨培仁夫妇、叶秋等。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如邓林芳，是南开级友邓林欣的姐姐。她已在美国入籍定居，后回到北京定居，住进“一福”已四年，她今年95岁，腿脚麻利，思路清晰，写的蝇头小楷十分工整，她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当中学老师。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能玩到一起。还有住新楼五层的王仲，她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独身，长于思考。精心写作，对我有很多鼓励。《吾家》就是她给我出的题目并在她的鼓励下动手写成的。哪怕水平不高，总算做了一件事。“一福”的老人中，各方面的人才济济。一次聚会，一个老人大概70多岁，上台表演，他在钢琴前，自弹自唱，声音洪亮。还有一次电脑班结业的会上，一位胖胖的、穿连衣裙的老人表演朗诵《我爱长城》，

声音那么洪亮，词句又那么优美，真是声情并茂，十分感人。后打听，她是一位中学校长。教书画、教太极拳的……很多老师都出自本院老人。养老院还经常组织各种讲座：理财的、美容的、保健的……内容丰富多彩。

我初进院时拄拐持黄牌，不能自由出入大门，十分不便。后来我细想，我两次摔跤，都是由于脑子缺氧、缺血造成，拄拐也无济于事，连棍一起摔的好远。因此，我干脆把拐棍收到柜子里，走路慢一点、注意一些，感觉很好。我向护士站申请绿卡（可以自由出入大门），经过护士李美亲自观察我走路和上下楼梯，重新评估，我获得了绿卡，非常高兴。我每天早晚都下楼接地气。院子南门附近有一个“康颐园”有多种器械可以锻炼。这里四周有大的松树，空气好，阴凉。我早晚都来此做“划船”的运动，一次一百下。这对去掉腹部赘肉、增强臂力大有好处。我还做磨背和磨腿两种运动。我还自己腌了一坛四川泡菜，泡些嫩豇豆、莴笋、萝卜之类，很开胃！有了绿卡，到街上小摊买水果、青菜和酸奶也十分方便。别人看我整天忙呼呼的，活动很多，但没有压力，自己感到充实、愉快。

当然，人老了，病也多了。我虽然没有要命的大病，但老年病一大堆，全身器官都严重破损！怎么办？关键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既不被病痛困扰。唉声叹气，又不能忽视现实。对病要认真对待，对自己的器官要倍加珍爱、细心呵护。我不记得是哪位养身专家讲的“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这句话我十

分赞同。李汉浩在萍踪 120 期《与朱正大哥谈腰痛》那篇文章中以自己腰痛几十年的亲身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办法就很好。我的腰摔断过两次，经受过很多痛苦，刚到“一福”时，也疼过一次，经过吃药和理疗，很快好了。我体会除了看病吃药更主要的靠自己细心呵护。失眠是我一生顽疾，入养老院后，生活规律，自己慢慢调理，现大有好转。现在，我每天高高兴兴的，总有干不完的事，我今年 86 岁，我向孩子们承诺，我要向好朋友邓林芳老大姐学习，一切顺其自然，争取能活到 90 岁，能活到 100 岁当然更好，但必须健康的活着，万一不幸得了那种“不死不活的病，我要求孩子们勿须抢救。死后将骨灰埋在树下，还可以当肥料，为社会再做一些贡献。

[\(回目录\)](#)

(三) 书信往来与诗作

萍踪回音

茅以华

汉浩兄：现将我和老伴的学生[已定居澳大利亚]，写的一篇复文转发给您----- 以华

茅老师，杨阿姨：

收到了唐柯转来的“结婚”，我们一口气读完。6000余字的故事，真真切切！字里行间渗透了人生哲理，反映了老知识分子的含蓄、高雅与幽默，代表了那个年代既朴实又浪漫的爱情观，时至今日也不失中华民族主流之美德。那60年的踏踏实实的人生婚姻历程，不仅完成了对祖辈、对自己、对儿孙所赋予的使命，也为这个社会树立了“为人师表”的风范。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世世代代，勿论经过怎样的坎坷动荡，都坚信人类爱的永恒，爱的伟大，爱的奉献。正是有了你们承上启下、坚忍不拔的这一代，中国才没有在苦难、荒谬和动乱中沉沦、哀叹，而是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盛世乐章。

你没有走远，我不会离开，多少年默默在等待……
永恒的心愿，火热的情怀，心底的爱语娓娓道出来。
越过山和海，走到一起来，彼此一个眼神全明白，
带着情和爱，聚到一起来，从此心手相连不分开。

无数风和雨，多少悲与欢，
长久的相思汇成爱的海。
无怨无悔，永守家宅，
年年岁岁花谢又花开……

相伴一生，因为真爱。

昨天知道唐柯和张进要结婚了，又是一代人婚姻故事的开始……

衷心祝愿他们幸福！

小

年范捷

[\(回目录\)](#)

有关郝秀真病况信件往来

编辑小组综合

(1) “44 视频通话小组”致郝秀真女儿：

文洁：你好！

你妈妈的病情与身体状况，深为 44 视频小组诸位级友所挂念，认为依照她现在的状况，住院期间已经进行了多种检查，病情基本清楚，所以建议不要再做令她痛苦的检查了，是否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要进行放疗、化疗，让她放

松一下、慢慢恢复食欲、请中医会会诊，或者直接转到中医院，进行中医调理、进补身体、恢复元气、提高免疫力。

以上意见供参考。

（2）郝秀真女儿纽文洁的回复：

李汉浩叔叔、朱正叔叔：您们好！

老妈病情经查癌变排除了，但是现在多器官淋巴结并伴有积液（心包、肺和腹腔）、胃水肿、发烧（37~38.5度之间徘徊）、吐，吃不下，现开始心衰。全院各科专家会诊后，确定还是细菌感染，经抗生素长期治疗有可能伴有真菌感染，这两天调整药物后，昨天开始退烧。医院的意见也是不做有创伤和激烈的治疗，现由医院营养师配餐。我母亲的情况请李叔叔转告各位关心郝秀真的同学们，我不再一一回应了。我代表全家谢谢各位长辈的关心。

（3）郎雯致朱正的电子邮件（转郝秀真）：

朱大哥：

昨日与各位在网络上聊天，很有意思。谢谢你让我们加入。听到郝大姐的消息，真是很难过，希望她能渡过这次难关。随函附上写给郝大姐的信（是用 Microsoft Word 2010 写

的)，请打印一份转给她看看。如果可以作为投稿之用，
就请转交，谢谢。

祝好

郎雯

上 7/28/2012。

郝大姐：

你好，那日在电话上听到你的声音，觉得你比较虚弱。
我们深切盼望你好好休养。尤其是大热天，更请你多多保重。
近数月来，美国各地气候炎热干旱，只有西部靠海一带比较凉快，
西雅图正在西北角上，一向都是冬暖夏凉，今年更像没有夏天。
已经七月下旬了，我们仍穿长袖加单外套呢！

谢谢你们寄来的“四四萍踪”、“通讯录”和“影集”。
我们首先看通讯录，发现有一位女士住在我们西雅图这一带，
看了萍踪原来是万传墩大哥的夫人，再看影集，看到万大哥与他夫人
1953年的照片，觉得万夫人很像我在台北一女中同班同学姚丽君，
再一看她的大名姚丽明，她两名字只差一个字，不知她两位是不是姐妹？
2005年我们参加了杭州之旅，从而得知郑世德大哥的夫人是姚丽君的姐姐，
从影集上的照片看来，万夫人比郑夫人更像姚丽君。多年

前万大哥来西雅图，我们与文懋哥一同在我们家招待他，如今他夫人住在我们附近，我们想去探望探望，不知她愿不愿意？我和姚丽君在 1953 年高中毕业后，因读不同的大学就很少见面了，直到数年前，我们中学同班同学聚会，才与她重逢，自那以后，我们每年互换圣诞卡，来往虽不多，但回忆中学时情景，好像拉拢了些距离，这大概是上了年纪的感觉吧！

大姐你还记得我们的外孙球球吧！当年我们大女儿子榕（小名宝宝），带着她的儿子球球、女儿圆圆到你们家去玩，那时球球才六，七岁，如今他都大学毕业了。今年五月下旬我们去东部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主修电机。60 年前文懋在台大念物理系，他想到毕业后最多能赚四百元一月，自己一人勉强糊口，但不能养家，而电机系毕业后可赚到双倍的薪水，于是他放弃喜爱的物理，而改念电机因而多念了一年大学。28 年前我们二女儿子林，在西雅图的华大念化学系，她以为她喜欢化学，没想到一做实验，她就会打破实验瓶，赔了不少钱。她想转系，问我转那系好，我建议她如没有特别喜欢的系，就选读易找工作的科系，那时电机系较吃香，她就转念电机，也多念了一年。三年前球球觉得机械不适合他，也改念电机，因而也多读了一年，去年底他就找到工作。看来这数十年间电机这一行一直是热门。他们祖孙三人都适逢

其会也。如今美国经济还是不景气，“毕业即失业”仍是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写照。球球能找到工作，除了学电机较占优势外，另一因素是他有工作经验和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后者占的比例更大。早在他大学一年级暑假，他曾找到一份有关机械方面的暑假工作，第二年暑假，他只找到在超市当服务员，第三年他把这份超市工作让给他妹妹圆圆去做，他则去替人割草、油漆房子等杂活。等回学校后，他常去学校布告栏看看有无招人广告，到前年底，终于看到一家新创立的小公司，要招第二年暑假实习员，他马上把他的学历与经历送去，然后经常打电话询问结果，一直没有答复，过了一阵子，该公司人员说“我们没有弄到钱”也就是说他们没找到人投资。球球仍常去看布告，直到去年四月，他看到该公司又有招人广告，原来他们得到数百万元的投资，所以又开始招兵买马了。球球马上与他们联络，因为他经常打电话，他们认为球球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正适合他们公司的需要，故录用了他。五月中一放暑假他就去上班。是做电算机软体工作，他的工资是按时计酬，每小时 15 元，一个暑假很快过去，他做得不错，于是他大着胆子要求老板加工资，老板问他要加多少，他说每小时加一元，老板说加你两元如何。并答应他开学后仍可兼职，每星期做十小时。球球上班处离他的宿舍大约一英里，于是他花了五元买了一辆破自行车，修修坐垫，每天

骑车上下班，你也许会问为什麼不多花点钱买辆好的？好的车三天两头就会换主人，被偷走也。今年球球毕业了，他把那辆车放在宿舍任人随意取用。克里夫兰的气候冬寒夏热，球球怕热所以他想找个气候较好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有去年工作经验，加上每次面试时，他的态度总让人对他有好感，故而有四家公司都要聘用他，他选择了在西雅图这一带的一家公司，各种福利都不错，年薪八万。我们都好高兴他回到西雅图来。尤其是文恕更是高兴。球球从初中开始就与文恕一样喜欢数学物理，他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功课，还有许多事都谈得来，故除了祖孙关系之外，他们还是好朋友呢！球球每次寒暑假回来，总要邀文恕出去吃一顿，我这个外婆不吃醋，放他祖孙二人去约会，哈哈！今年六月底球球约了同学一同去欧洲，揹背包旅行，七月底回美，八月中上班了。

大姐你是不是想知道球球现在长成啥样？讲个故事给你听，前年我们有个朋友的孙子，从纽约到克里夫兰找球球，说有一部电影正在克里夫兰拍摄，需要一批东方面孔的临时演员，他二人去应征，结果球球落选了，为啥？因他有六尺二寸高，250多磅重，这麼个大块头，那像东方人！他妹妹圆圆也有五尺七寸高，最近知道爱漂亮，自动减肥，否则跟她老哥一样了。

大姐为了让你早日看到这封信我们用电邮寄到朱大哥那儿，请他转给你。大姐你要多保重啊！

祝早日康复

妹 郎 雯

上 7/27/20

(4) 朱正的电子邮件：

1. 文进女士：

今天幸运见到令慈秀真，见到她躺着，虽然身体虚弱，但已不发烧体温正常，真可喜呀！愿她自此渐渐恢复健康。

知道你们已尽心尽力为母亲健康而努力，能用上这新药，真幸运呀！

今后会再来看望令慈的！

祝 秀真早日康复！

朱

正 2012-8-19 晚

2. 南开 44 同窗-各位：

今由钮文进告诉我其母郝秀真病情如下：

1)用了协和专家的新药，查出她得的是碱中毒，这是由于营养跟不上而导致的。

现用“达托霉素”控制住了！目前精神清醒。

2) 插鼻管是她输入营养的唯一途经, 但她半夜自己拉出来, 现又用胃镜才再装上. 为了防止再拔管, 晚上有人监持, 又增一护理, 轮流值班.

3) 郝秀真还“要求出院回家”, 她经常提这要求的.

希望南开同窗多多去信罢!!

朱

正 2012-8-25

[\(回目录\)](#)

陈俊康女儿给曹仲华信

陈 惟

曹伯伯: 您好!

前些日子接到你的电话, 很高兴。

很久没有联系了。上次你问起我母亲的情况,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母亲 09 年 10 月份起发现腰痛, 原以为老毛病腰椎间盘突出, 但久久症状不减, 逐步加重。到 12 月发现走路困难, 照了核磁共振, 发现腰椎里有癌症转移。原发病灶还是 1977 年乳腺癌。

收入病房, 多方会诊检查, 认为是乳腺癌骨转移。考虑年纪大了 (84 岁), 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毛病, 所以没有化疗, 做了放疗。一直住在中山医院, 她可以享受

高干医疗待遇。后来不能行走、心肺功能、肾功能都不行了，肺部也感染了。到 2010 年 4 月 10 日去世，享年 85 岁。骨转移疼痛厉害 10 天，没有吃多少苦，比起我爸爸要好一些。

我现在也年纪大了，儿子去年工作（上海日立公司，生产压缩机），我丈夫也退休了，但还在上班。我妹妹仍在美国，每年能回来一次，她儿子也上大学了。

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不禁想起“文化大革命”时第一次见到你，一晃近 50 年了，时间真快，你也 88 岁（90 岁）？（91 岁半了—曹注）真不简单。你能独自生活，近处走动。前几期萍踪看到你去美国、四川等地旅游，祝贺你身体真好！我知道你肝有些不适，也不要紧，吃得清淡易消化食品，多休息！现在的食品也真成问题。你的心态也挺好的！

你年纪大，写信不方便，不要给我回信了。我会记得给你写信的。

一定保重身体！ 祝快乐！

陈俊康女儿 陈

惟 2012. 5. 25

[\(回目录\)](#)

贺江春院士耄龄华诞(七律三首)

余永年*

咸阳魏氏故事多，渭河青川涌碧波。
炎黄龙裔鸿鹄志，负笈万里奋力搏。
才储八斗院士衔，学富五车拉英俄。
日夜匪懈研读苦，奠基地衣贡献著。

菌物学科起步晚，地衣更是少人学。
太行篝火石花展，珠峰云深寻松萝。
南极菲岛物种多，冰天雪地采集乐。
八旬科翁成果硕，众侪同唱赞美歌。

科研行政一肩挑，中流砥柱真堪豪。
可食可药成新宠，著述百篇何劬劳。
学会学报开新河，新种新属新科标。
地衣绿毯书锦绣，北京魏老领风骚。

***魏江春院士是鄙人在中国科学院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同室伙伴和好友，2011年11月6日是他80
华诞，我一时想不出用何种形式或礼品相赠祝祐，后来灵机一
动，吟打油组诗三首，聊表庆贺微忱，并请我的早年学生庄文
颖院士在祝寿大会上朗诵，喜获与会同仁欣赞。2012年孟春，**

本人应邀将该诗参加《金龙吟春·第三届全国诗书画印四绝大赛》评选活动并获奖。现拟投稿转载于“萍踪简讯”，供 NK-44 级友品评斧正。魏院士是中国地衣学的奠基人。地衣是一大群与藻类或蓝细菌共生的专化型真菌，诗中“石花”、“松萝”等都是不同地衣的汉名，魏氏现组织科研团队，企盼用地衣改造[绿化]沙漠，祝他早日成功。

[\(回目录\)](#)

(四) 公告、通知、启事

抵制日货从我做起

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日本人说：我们不会向两个国家道歉：一个是韩国 另一个是中国，因为在中国随处见日本电器、手机、汽车，而在韩国街上你转上几天也不会看到一辆日本车--这就是日本不敢轻视韩国的理由。日本松下有一位高官说过：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韩国人也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但就算我们永不向中国道歉，中国人照样会买我们的产品。一句让中国人从头凉到脚的话。

每买一百元日货，就会给日本政府送去 5 元钱，让日本自卫队多造 10 颗子弹，多印 8 页教科书。如果你买日本汽车，将来开上中国街头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厨具，将来射穿同胞头颅的子弹就是你造的，如果你买日本电视音响，将来就会在战地喇叭中听到同胞被杀的哀鸣！请支持中国，抵制日货！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在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 6 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日本还能这样嚣张吗！你如果是中国人，不用你上战场当炮灰，考验的就是你那颗国心。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台海局势十分严峻时期，小日本还坚决要插手！！现在又撞沉了台湾渔船，扣留了船长，俨然把钓鱼岛纳于自己的领土，真是气死人！！！！

——白岩松

（注：标题是编者加的，内容有所节录）

[\(回目录\)](#) —

出版 44 影集续集的通知

编辑小组

与 44 萍踪简讯 120 期同时印发的 120 影集，拿在手上看得见摸得着，随时可以翻看，深受级友和级友亲属喜爱。几位没有在第一时间收到的人，急着打电话催问；个别不慎遗失了的，要求补寄。然而遗憾的是：120 影集从提出建议、发出通知，到邮寄照片、排版印发，总共只有半年时间，过于短平快，乃至一些级友和级友亲属，来不及邮寄照片，或者只寄一张，没有补寄有对比性的另一张，个别级友落了空，甚至有些埋怨。

为了弥补不足，征得 120 影集主要操劳人——祁延爽夫人林汉民和次子祁亢同意，决定编辑出版 44 萍踪简讯 120 影集续集，暂命名为“123 影集”具体办法如下：

工作尽量做细做透，准备时间放长为一年，即从本期（121 期）萍踪简讯 2012 年 9 月寄出起，到 123 期 2013 年 8 月截稿止。在这一年期间，请级友和级友亲属，尽快收集准备照片，赶早不赶晚，尽早在 2013 年 3 月底以前（122 期萍踪简讯截稿日期），把照片通过电脑发送给南京祁延爽。以便我们及时统计收到多少照片？、还缺少哪些级友和级友亲属的照片？刊登在 122 期萍踪简讯上，提醒尚未邮寄照片的级友和级友亲属，赶快补寄照片，尽量做到没有遗憾。

每位级友和级友亲属，现在就可以开始选送：总共 3-4 张自己喜爱的过去的、近期的、单人的、老两口的、全家福、集体的照片。包括文字说明，每一个家庭将编排影集的一个整页。

特别希望 120 影集没有选送、或者只选送一张照片的级友和级友亲属，这一次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已故级友的亲属，更要把包括已故级友在内的照片选送，以资怀念。请各省、市的 44 通信联络员，关照所在省、市的级友和级友亲属，做到一家不漏的选送照片。

请为每一张照片注明：10 个字左右的（年份、地点、主要人物

等）简要说明。

请通过电子邮件，把照片发送到：

yanshuangqi@163.com 。

由于目前邮寄遗失严重，所以不主张邮寄照片。家里没有电脑者，可以委托亲友、照相馆或电脑打字社，代为电子邮件发送照片。

如果邮寄照片，请邮寄：

《210016》南京御道街 30 号 9 栋 201 室祁延爽收。

谢谢大家，共襄盛举！

[\(回目录\)](#)

44 萍踪简讯 122 期征稿启事

编辑小组

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曾经热心的参加 44 旅会服务、萍踪投稿、电脑打字、影集编辑……，级友们年纪大了，有的写字不方便、有的眼睛看不清，如齐璧琴等，就自己口述，由女儿代笔投稿……。他（她）们“茁壮成长”迄今，有的已经进入退休年龄，所以本期萍踪简讯的主题是：“夸夸我们的第二、第三代”，夸夸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都可以。希望好久没有写稿的级友和级友亲属们，踊跃写稿！更希望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给我们老头老太太，打气助兴也来投稿！

电子邮件请发送：wxiying@163.com 或者：

hanhao1925@163.com

以及其他任何一位 44 萍踪简讯编辑小组成员。

手写稿件（需要代为电脑打字的），请邮寄：《110023》

沈阳铁西区奖工南街 33-1 号 223 室王希莹收。

请各个省、市 44 通讯联络员，继续及时报道各自省、市级友和级友亲属动态。谢谢！

[\(回目录\)](#)

44 萍踪捐款清单与帐务

财务总监 周月华

截止 2012 年 8 月 16 日，收到 44 萍踪捐款
如下：

序号	捐款日期	姓名	捐款额：元 (人民币)	备 注
1	4.14	茅以华	1000.00	
2	4.18	李峻量	500.00	
3	4.19	李汉浩	1000.00	
4	4.19	周月华	1000.00	
5	4.24	林 捷	2000.00	
6	4.25	42 级韩 琍大姐	500.00	已去世，向她致敬！
7	4.29	梁国培	1000.00	
8	5.3	陈 豫	786.26	125 美元×6.29008=786.26 元
9	5.4	吴锦瑛	500.00	
10	5.5	丘第荣	1000.00	
11	5.7	王铁生	1000.00	
12	5.4	万宏(姚丽明)	1000.00	
13	5.7	祁延爽	1000.00	
14	5.7	赵予秀	1000.00	
15	5.11	刘芬芳(胡燕鹏)	500.00	

16	5.11	喻娴乐	200.00	
17	5.12	武进之	500.00	
18	5.13	罗妙颐 (聂文杞)	500.00	
19	5.14	张存浩	1000.00	
20	5.16	李 坪	1000.00	
21	5.17	鲁静淑 (罗文昌)	200.00	
22	5.17	向子曦	600.00	
23	5.20	蔡其岳	200.00	
24	5.20	孙素钊	500.00	
25	5.23	管 珑	1000.00	
26	5.27	徐绍原	1000.00	
27	5.29	周守松	200.00	
28	5.30	朱 正	1000.00	
29	5.24	邬光容	300.00	
30	5.30	齐璧琴	300.00	
31	6.4	余永年	1000.00	
32	6.8	金蕴华	200.00	
33	6.12	高润生	500.00	
34	6.21	无名氏	500.00	招商银行柜员机汇入, 无姓名

35	6. 23	袁昌炎	1000. 00	
36	7. 8	王慰慈	150 美元	还未兑现，在途中（银行里）
37	7. 29	潘 非	500. 00	
38	8. 7	邓林欣	1000. 00	
39	8. 14	蒋世承	500. 00	
合计			27486. 26	再加 150 美元在途中

请第 34 项 无名氏，电告财务总监周月华 2012-8-16

南开 44 萍踪帐务（四）

财务总监 周月华

日期	事由	收入	支出	结存（人民币）
2011. 10. 5	上期结余			12997. 10
2012. 5. 7	120 期及影集 款		8344. 20	4652. 90
2012. 5. 7	汇费		3. 00	4649. 90
2012. 8. 15	44 级友捐款	27486. 26 +150 美元未兑 现		32136. 16 +150 美元未兑 现

制表人：周月华 2012—8—16

[\(回目录\)](#)

更正并致歉

编辑小组

44 萍踪简讯 120 期，有以下错误应予更正：

- (1) 作者李峻量的文章“抗战促成我的‘千里良缘’”P. 31
第 1-2 两行文字，原本不是他的文章辞句，而是作者金安乃的

文章“想到的往事”(P. 35 应该夹在第 6-7 两行间)的辞句，由于编者电脑操作失误，莫名其妙的误移到前面(P. 31 开头 1-2 两行)去了，所以应该更正移置回来。并向两位作者致歉。

(2)P. 60 陶世民的诗作，“哭葬”最后一句“吾亦随水去”，应是“吾亦随水去团圆”，也是编者在电脑编辑过程中，操作失误丢掉“团圆”两字所致，亦向作者致歉。

[\(回目录\)](#)

南开 44 网址一览表

编辑小组

(按 44 通讯录第 6 版顺序)

马骊平先生朱正: zhzhu_1@163.com

李珩: liping@ies.ac.cn

李淑琼: dys2810@sina.com

宋融夫人熊秀文: songhongvv@126.com

余永年: yyn1313113@yahoo.com.cn

金奎励: kuilijin@163.com

金蕴华: jeanieyunhuajin@yahoo.com

张存浩: zhangch@mail.nsf.gov.cn

郝秀真: nwj622@163.com

梁国培: liangpai@163bj.com

管珑: 1157682405@qq.com

潘非: pf1926@163.com

南德恒: nandh@mail.tsinghua.edu.cn

张素初先生赵景伦: jinglun.zhao@hotmail.com

王敏之: wang.mingzhi@gmail.com

江贞仪: jiangzy250805@yahoo.com.cn

孙素钊: wrx0001@126.com

武进之: wjz17503@sina.com

喻娴乐: yuxianyue0817@163.com

黄拯民: 1027222062@qq.com

齐璧琴: 511764830@qq.com

吴锦瑛: wxiying@163.com

徐国棣: szy4677@163.com ; 775048755@qq.com

周柏泉夫人金安乃: jinannai19@163.com

徐绍原: ssyyxu8@yahoo.com

王继少: wangjishao08@126.com

汪君杰夫人王士密: wangyang@yahoo.com.cn

丘第荣: dr_qiu@hotmail.com

祁延爽: yanshuangqi@163.com

梅庆奎: 375770441@qq.com

李峻量: lijunliang1926@sina.com

王鉄生: wts270112@163. com

茅以华: maoyihua888@163. com

邓林欣: ywdwhtv@gmail. com

萧明湘夫人蔡月琴: 23810843@qq. com

罗文昌夫人鲁静淑女儿罗明娟（广州）: mmjj-1@qq. com

万传敦夫人姚丽明（西雅图）: annw_98@yahoo. com

万传敦女万容（广州）: wanrong9999@163. com

李汉浩: hanhao1925@163. com

孙步相夫人蒋维敏: vivaleebiee@qq. com

陶世民: 34439539@qq. com

杨天秀: ytx923617@163. com

左远鹏: 305951785@qq. com

蔡恒: caiheng@sunu. edu. cn

陈豫: aychenlt@ms9. hinet. net

袁昌炎: cyyuan1025@yahoo. com. tw

陆志禹: [lu@eng. uottawa. ca](mailto:lu@eng.uottawa.ca)

孙曾堃: paochiw@cox. net

申蕴如: syunru@gmail. com

梅仲力: lucy2449@yahoo. com

沈宗曼: TWHan@aol. com

林同坡: tung-po. lin@csun. edu

林同郁: yulaln@yahoo. com

王颂之: daviddoris@comcast.net

郑世德: sdzeng8925@163.com

曾西丽: tseng88@aol.com

丁耀瓚: blew4007@yahoo.com

林同崇: shentya@venzon.net

陈文懋弟弟陈文恕: wenschen@comcast.net

陈真魂儿子凌志新: 913840366@qq.com

杜玉堂女儿杜汉芬: 385302051@qq.com

李家玉女儿陈梅芬: chenmeifen@comcast.net

林家铿女儿林捷: Lj546@sina.com

王纪五夫人张忠林: juliechang@seed.net.tw

袁德勋夫人杨太贞女儿袁慧: yh1957913@yahoo.com.cn

曾百里夫人周月华: zengping0922@163.com

[\(回目录\)](#)

(五) 讣告与悼念

讣告

2012年4月22日，敬愛的程书绅同學，因腦溢血不治，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去世，上海NK44同學，沉痛哀悼我們的好同學，願他与天父同在。

44 通讯联络员 郑世德报道

一直在托人打听倪志琦级友的消息，最近有消息：据他原单位“沈阳市自来水公司”退休办的人说：倪志琦已于2011年去世了，具体的时间也没有，他的儿女也无法联系。仅此向大家通报一下。

44 通讯联络员 吴锦瑛报道 2012. 5. 5

姜炎龙级友患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多年。2012年6月住院期间，儿女们轮班守护在侧，无奈其心、肺、肝、肾各脏器，呈现严重衰竭，医生已经束手无策。9日后半夜，昏迷中曾喃喃：“回家、回家”。当日下午4时许不幸辞世。

姜炎龙夫人王天仙电话报道

秦志宏级友，近两年住进重庆养老院，患胰腺癌晚期，饮食困难体形消瘦，今年转住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于6月20去世。

44 通讯联络员 黄拯民报道

朱正先生（马骊平夫君）：于2012年9月9日凌晨脑出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令人不胜哀悼！

忆程书绅

丘第荣

2012. 4. 22. 程书绅走了。他教一辈子书，有独创的教学法，效果优异，师生感情极深，所以退休后，常常有学生来探望，在世道炎凉的今天，实在难能可贵。

拿着 2008 年他给我的贺卡，是他自制的，衣冠楚楚，神采奕奕，正襟危坐，旁边是一个挂历，上面写着“恭禧”两个大字。我凝视着，凝视着，总觉得他没有走，而是在诉述当年。

文革后第一次和他会面是在南京，他到南京找到我，得以相聚，他说：当年强调政治面貌，阶级斗争，在路上遇上老同学都不敢打招呼，互相都怕对方有什么政治病菌似的。我教学多次得奖，其中有一个很精致的本子，我一直不舍得用，1957年，伟大领袖多次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整顿党风，情真意切，校领导也就组织在校成员分组开会，发表意见，并让我收集、整理汇报、传达交流，以便互相启发。我认为这是校领导对我的信任和重用，非常高兴，就把那很精致的、多年舍不得用的本子拿出来用了，仔细记录各人的意见，用心整理，遵照校领导的指示，汇报、传达和交流。哪想到竟然中了“阳谋”。恐怕这也是校领导意想不到的。反右领导小组把我传达别人的所

谓“右派言论”算为我个人的“右派言论”，我遵照校领导的指示传达交流，说成我散播“右派言论”。这一来，右派帽子当然就扣上了。往后的日子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不必谈了。

这样的冤案，如果放在建党建国以来的诸多冤案中比较，当然就小菜一碟都不如，但对一个人来说，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残酷的摧残，无可挽回。

1988年，我去上海看望黄宋，在南开时，和他过从甚密，毕业后就不知去向，后来那年才得知他在天平路99号，所以必定要去看他。也约了程兄一起见面，相聚甚欢。他又约我到他家，再找萧代均、王敏之、孙步相（他正好出差到上海）再相聚一番，当然黄宋也参加。他家住大陆新村，我熟悉，在山阴路，以前叫施高塔路（Scott）。因为我的一位小同乡在法院工作，从重庆到上海接管，就接管了8号，我每次去上海都到这里玩玩。结构很不错，每套都是三层，前面一个小花园，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三楼是卧室。程兄和嫂子就住在一楼。程兄不但教书有独创，烹调也有一套，清蒸鱼尾，真是吃鱼行家才懂得鱼尾肉最嫩，清蒸更保留了其鲜味，做萨拉酱又是高水平，要很耐心慢慢朝一个方向搅动，油一滴一滴加进蛋黄中，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们谈得很热闹，拍了照，我保留着。拿出来看看，程嫂子也在场，当年个个精神饱满，乐融融的样子，多开心！而现在，伤心啊！就剩下王敏之和我。他们全走了！多么希望：魂兮，归来！亲爱的级友。

追思老杜

——在玉堂去世十五周年之际

刘鹤守

杜玉（宇）堂于 1997 年 7 月 8 日因癌症不治去世，距今已十五年了。

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众级友以及外地来访级友喜相逢，常常聚会，其乐融融。我因而与老杜相熟。

我在广州能源所工作，从事的科研项目是开发航道浮标用波浪发电装置，需要观察江海现场。老杜在广东省航道局当局长，管航道，乃登门（航道局）找上他。（公事，不是走后门。）在他的安排下，我得以坐上航道船在珠江航道巡视，并在桂山、斗门等航道站停留，受到接待。他是恪尽职守、精通业务的技术官员，公务繁重，又极其负责。在我的印象中，他终其一生，没有抽时间到外地参加四四级旅会，也极少为《萍踪》写稿。不过，《四四萍踪集》初办，他主动与李淑琼主编第 24 期·纪念陈英逝世一周年专集。他并非对级友冷漠，无论在外地，在广州，他总是不拒绝任何与老朋友相见的机会，而且在需要时默默地相助，例如，我知道的，支助（并不相熟的）候福凯参加 1994 年京都旅会，最早支助《沙坪岁月》的发行等等。

他为人谦和、低调，同学们在一起，他极少发言，更不与人争论，像是他不在场似的。我到过他家，简陋的住所，妻、一女、一子，气氛和睦，热情好客。只是他妻子常为儿子从事潜水员的危险职业而担忧。我暗自羡慕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八十年代末起，我没有在广州定居，见面少了。一直到1996、1997年间，听说他查出癌症，我回广州到他家探望。他和我诉说因妻子过份钟爱儿子，儿子结婚后感到被疏远了，（时值珠江发大水）离家出走，经年用各种方法寻找未果。家里长期保留她居室、衣橱、衣物放置原样，以备她一个人偷偷回家时看到而感悟……我为他家所遭遇的不测暗自唏嘘。是的，人生总是在欢乐和痛苦交错中度过的。那天，他罕有的滔滔不绝地讲。我们还一起外出到附近的中山纪念堂内广场走走，拍了一张合照，他付的钱，说照片晒出后寄给我。但可能他后来病情恶化了，这张合照我没有收到。隔了几天，我北行前再访他家，他不在，我在门口坐了好一会，怅然离去。从此，我们两人永别了。

我和他交往还有一次令我难忘。那天，我们路上相遇，我听到他谈及的用膳丰富后表示惊讶，他以市俗的词语表达圣人论人性的格言，解释说：不能亏待自己的咀巴呀。若出乎纨绔之子之口，倒没有什么，但由他这位如此律己的君子说出来，何其率真？由此，我联想早年徐国棣悼文里描绘的一段情节：

那几天午后，我们各自一杯清茶听歌曲，他最爱听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弹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别的曲子不爱听，我们就反反复复地放这支曲子。有时我看他似乎安睡了，就叫醒他，他靠在藤椅上眯着眼说：“我哪睡着啦？我已进入像诗人所述的一种境界了。”

真善美在老杜的内心深处。他游弋人生，洞观人生，淡泊名利，不动声色，自处而不落俗，自成一格，独树一帜，在职场、官场上怕算是异数。我们只看到他是老实人，好人，帮助人，呐于言谈，表面上随和，甚至是没有主见的一面，是不是失之浅薄呢？而况，他的这种出乎自然的平和的生活态度，根植于他内心修炼，我等世俗之人又何易体察得了？

老杜离世，虽已十五年，回想他的低调为人，仍然令我感动不已。营营碌碌，虚名实利，俱往矣，犹如过眼云烟，只有一缕精神才是永恒的，才能留给生者以永远的记忆。

2012年清明时节

[\(回目录\)](#)

(六) 编后记

本期萍踪简讯主题：“回忆小时候的事”，引来一些级友有趣的回忆：老大哥丘第荣今年92岁高龄，老当益壮精神抖擞，风趣的写出他小时候“脑筋开化比较迟、小学初一初二留

级、考卷被示众引起哄笑……，初三忽然开化了……”。或许就是因为“开化”迟，大了反而聪明、长寿吧！其他如：三岁的事记忆一辈子、童年的遭遇、儿时的歌、父亲的事、张素初的趣事等等，都很生动。相信级友和级友亲属再回忆一下，有趣、生动的事多着哪。

“动态”始终是大家关心的事，这一期除了级友自己报道动态外，各位通讯联络员不论级友多的北京、重庆，或是级友少的南宁、太原，哪怕只有一两个人，也都认真的报道，令人看了十分欣慰。

请注意“公告、通知、启事”栏目：

央视白岩松的“抵制日货从我做起”：一位洞察力强、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他倡导的意见发人省思！如果人人从我做起，小日本鬼子还神气得起来吗？

看了“出版 44 影集续集的通知”和“征稿启事”，希望不要错过机会，最好一次过，在 2013 年 3 月底以前，把照片和稿件，都发送到祁延爽手里。

44 萍踪第一次选择自愿乐捐筹款，每人“不超过 1000 元为限”，一下子就筹集到 2.8 万元人民币。不但满足了近几年出版萍踪简讯的需要，准备出版 44 影集续集的费用，也有着落了！假如没有 1000 元为限，单纯出版萍踪简讯，恐怕直到咱们都 100 岁也用不完。反映级友和级友亲属，对萍踪的关怀、支持、热爱，谢了！。

咱们都是往 90 岁迈进的老人，这半年不但有级友去世，几位级友的老伴如：云希敏夫人张绒花也随希敏而去，梁国培夫人张春霖、王铁生夫人鲍世芬先后因病去世，令人惋惜！先走者有福，后走者节哀顺变，多多保重！

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早已参与我们的各种活动：陪伴、服务于各次旅会、帮助稿件打字、编辑出版影集……。这一期，又见：专程到重庆南开中学拍摄妈妈曾经生活学习地方；还有帮妈妈口述代笔打字的；写信问候爸爸老同学的；慷慨应承编辑出版影集续集的；更有级友的学生，看了萍踪有关文章，也回馈感言赋诗……。

级友和级友亲属们：夕阳无限好，自有后来人；保养好身体，欢乐度晚年！

[\(回目录\)](#)

[\[Close\]](#)